

湘潭王啟原編

下冊

曾文正公日記

上海大東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出版
中華民國二十年四月四版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分發行所

音註者

發行人

印刷所

總發行所

南京 廣州 長沙 梧州 哈爾濱 汕頭 重慶
天津 北平 遼寧 漢口

音註曾文正公家書（全四冊）
○（每部定價大洋八角）

外埠酌加郵費匯費

吳興周治

上海北福建路二號

沈駿聲

上海北福建路二號

大東書局

上海四馬路九十九號

大東書局

大東書局

曾文正公日記卷下

湘鄉曹國藩隨筆

湘潭王啟原編

文藝

【壬戌四月】易經有聖人之道四。而朱子專重以卜筮者尚其占一句。似未的當。言因古人說經多斷章取義。以意逆志。不必定符本義。

【辛酉二月】閱經義述聞。如弗過遇之弗過防之等字。深有所會。余於本朝經學小學諸家。獨服膺王懷祖先生父子之精核。蓋以其於經文之虛神實創。體味曲盡也。

【丙寅七月】擬閱校船山周易內傳。王氏說理之書。每失之艱深。而不能軒豁。與正蒙注相同。

【壬子六月】今日看書經。見蔡傳訓詁良多不講。如以數言為數衍之言之類。宜致漢學家之指摘。

【庚申十月】溫召誥於古人周情孔思四字。若有所會。

【乙丑正月】溫書經無逸。用吳文正公纂言本。若有所會。

【己未九月】思書經呂刑於句法若有所會。

【辛酉六月】呂刑篇於後世古文家蹊徑最近。惜不能盡通其讀。

【辛酉七月】余好讀呂刑。而苦不能盡通其讀。茲閱戴氏之說。有愜余心者。如制百姓於刑之中。

天齊於民。俾我一口。豈非從惟從等句。皆聲然有當於心。欣賞無已。讀顧命。康王之誥。喜戴氏治經。與所見多同。惜其生前。未與毫談。

溫盤庚上。盤庚中。因戴存莊兩採宋元。及本朝治漢學者之說。每多當人意處。故樂觀之。

【庚申八月】邵位西言詩序。係孟子萬章之徒所作。大序與小序。不當分而為二。所以記次第。非所以明章旨也。猶史漢法言之有後序爾。其言奇而頗確。

【戊午十一月】閱子序詩經說。學有根柢。其用意往往得古人深處。特證據太少。恐不足以大鳴於世耳。

【丁卯二月】自去年九月二十一日。始讀儀禮。至是粗畢。老年能治此經。雖嫌其晚。猶勝於終不措意者。昔張蒿菴卷三十而讀儀禮。至五十九歲而通此經。為國朝有數大儒。余今五十七歲。略通此經。稍增炳燭之明。惟蒿菴以前。名儒窮儀禮者絕少。能於荆棘荒蕪之中。獨闢康莊。斯為大難。余生本朝經學昌明之後。窮此經者不下數十人。有蒿菴之句讀。張皋文之圖。康莊共由之道。而又有入以扶掖之。則從事甚易矣。

【丙寅四月】俞樾陰甫所著羣經平議之十四卷。論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之制。駁正鄭注。思通鬼神。有超乎戴氏考工記圖者。

【丙寅十月】夜又批船山禮記二條。余閱此書。本為校對謄字。以便修板。再行刷印。乃覆查全書。辨論經義者半。校出錯謄者半。蓋非校讐家之體例。然其中亦微有可存者。若前數年在安慶全

陵時則反不能如此之精勤。此軍營事簡。老年差可慰悅之境。而流寇縱橫。制敵無術。體衰目昏。學問無成。則又可深為憂灼之境也。

閱桐城張承華蓉溪所為學庸臆解三十四葉畢。其言大學文須用古本。而不煩補傳。義須宗朱子。而不取陽明。與余平日之說相合。餘亦多獨得之見。

【乙丑五月】孟子所謂善言德行者。當為後世理學諸家之源。善為辭命者。當為後世詞章諸家之源。孔子自謙不能辭命。而以善言德行自許。蓋在己者。實有盛德至行。而後能自道其所得也。論語一書。乃善言德行之尤著者。因默誦學而為政八佾三篇。

【乙未正月】朱彬經傳考證。其訓詁考證。亦與伯申先生相仿。其言書經大字多語助辭。則前人所未發也。

【乙丑正月】閱戴東原緒言。閱錢竹汀聲類。此書未刻於本集。其義例亦不分明。

【癸亥正月】錢辛楣先生聲類一書。分釋詁釋言。釋訓釋詁。釋天釋地。名號之異等目。皆因聲得義者。足見古人先有聲音。後有文字。余前有意為是書而未果。錢氏此書亦未成之書。故未編入潛研堂叢書中。

【乙巳二月】陳荔秋所送之陳蘭甫澧著聲律通考一種。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一種。略一緝閱。服其精博。

【辛酉十月】樂律之不可不通。以其與兵事文章。相為表裏。

【己巳八月】紀澤作音學考。約近五千字。於考古及審音二者。均有所得。為之一慰。

【丁卯十一月】澤兒呈所著分韻說文解字。略一繙閱。其法用廣韻之次第。佩文韻之字數。抄錄許氏注。及大徐翻切。其有申明原注之說。則以夾行注之。其於注外。別有陳說。則於翻切之下。夾圈以別異之。其佩文韻所有。說文所無者。則有楷文。而無篆文。仍用篇韻各說以注之。其佩文韻所無。說文所有者。則別為補編。仍依翻切。以分東冬鍾江各韻。以上經。

【辛未】讀五代史。於歐公不偽梁一段。不謂為然。

【辛未五月】閱周保緒所著晉略。趙惠甫所寄來者。周名濟。荆溪人。書成於道光十八年。亦近世著作才也。

【庚申】諸子中惟老莊荀子孫子。自成一家之言。餘皆不免於剽襲。

【辛酉七月】王懷祖先生讀書雜誌。所校管子各條。似不如校他書之精實。

【庚申十一月】讀淮南子精神訓。至大禹竭力以勞萬民句。若有所感。

【庚申十二月】讀修務訓中。功可強成。名可強立。若有所會。淮南子本道家者流。而此篇之旨。與荀子相近。大抵理之足以見極者。百家未嘗不相合也。

閱淮南子做真訓。言有道之士。亦須遇時。為之增感。

揚子法言。究不如文中子之平實。蓋子雲文學中人。非道德中人也。

【丙寅六月】船山氏最推重正蒙一書。以予觀之。亦艱深而不能顯豁。其參兩篇。言天地日月五

行之理數尤多障礙。以上子史

【壬戌四月】正誼堂叢書凡五十六種。張清恪輯刻。吳竹莊所贈也。因取正誼堂中。清恪公所輯程子二十篇讀之。至晡時讀畢。凡十卷。取論語二十篇之意。編采二程粹言。略分門類。頗為精當。張清恪公所輯朱子七篇。每篇各分上下。仿孟子七篇之意。張公蓋以程配孔。以朱配孟也。

【己未四月】讀張文端公聰訓齋語。文和公澂懷園語。此老父子學問。亦以知命為第一義。

【甲子十月】閱羅羅山人極行義。姚江學辨等書。服其見理甚真。所志甚大。信為吾鄉豪傑之士。

【庚午正月】鍾涵齋通言。蓋理學之緒餘。而參以陰陽果報者。

【丁卯十二月】聖武記又閱一編畢。中有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八篇。未閱。以昔年在京閱過。嫌此八篇敘事冗亂也。

【戊午十一月】閱曾香墅先生漫鈔。及各種香墅名廷牧賓谷之伯父也。其書仿困學紀聞。容齋隨筆之類。特根柢不深耳。

【辛酉七月】莫子偁交出何願船二信。內有張石洲蒙古游牧記四本。又朔方備乘凡例數頁。信為當世積學之士。

【己未八月】古文之道。謀篇布勢。是一段最大工夫。書經左傳。每一篇空處較多。實處較少。旁面較多。正面較少。精神注於眉宇目光。不可周身皆眉。到處皆目也。線索要如蛛絲馬跡。線不可過粗。跡不可太密也。

【庚申九月】古人文筆。有雲屬波委。官止神行之象。實從熟後生出。所謂文入妙來。無過熟者。此也。

【庚申十月】古人之道。布局須有千巖萬壑。重巒複嶂之觀。不可一覽而盡。又不可雜亂無紀。

【辛酉七月】古文之道。亦須有奇橫之趣。自然之致。二者並進。乃為成體之文。

【辛酉十一月】古文之法。全在氣字上用功夫。

【辛亥七月】為文全在氣盛。欲氣盛全在段落清。每段分束之際。似斷不斷。似咽非咽。似吞非吞。似吐非吐。古人無限妙境。難於領取。每段張起之際。似承非承。似提非提。似突非突。似紓非紓。古人無限妙用。亦難領取。

奇辭大句。須得琬琰飛騰之氣。驅之似行。凡堆重處。皆化為空虛。乃能為大篇。所謂氣力有餘於文之外也。否則氣不能舉其體矣。

【庚申三月】吾嘗取姚姬傳先生之說。文章之道。分陽剛之美。陰柔之美。大抵陽剛者。氣勢浩瀚。陰柔者。韻味深美。浩瀚者。潰薄而出之。深美者。吞吐而出之。就吾所分十一類言之。論著類。詞賦類。宜噴薄。序跋類。宜吞吐。奏議類。宸祭類。宜噴薄。詔令類。書牘類。宜吞吐。傳誌類。敘記類。宜噴薄。典志類。雜記類。宜吞吐。其一類中。微有區別者。如哀祭類。雖宜噴薄。而祭郊社祖宗。則宜吞吐。詔令類。雖宜吞吐。而徵文則宜噴薄。書牘類。雖宜吞吐。而論事則宜噴薄。此外各類。皆可以是以意推之。

【辛亥】類纂所選書牘。有不盡厭於吾心者。未知古人書牘。何者最善。

【庚申三月】古文中惟書牘一門。竟鮮佳者。八家中韓公差勝。然亦非書簡正宗。此外則竟無可采。諸葛武侯王右軍兩公書翰。風神高遠。最愜吾意。然患太少。且乏大篇。皆小簡耳。閱駢體文鈔。將其所分類。歸併於吾所分三門十一類之中。嫌其繁碎。不合古義也。

【庚申閏三月】余所編經史百家雜鈔。編成後。有文八百篇上下。未免太多。不足備簡練揣摩之用。宜另抄小冊。選文五十首鈔之。朝夕諷誦。庶為守約之道。

【庚申】往年余思古文。有八字訣。曰雄直怪麗。澹遠茹雅。近於茹字。似更有所得。而音響節奏。須一和字為主。因將澹字。改作和字。

【癸亥九月】文章陽剛之美。要要於慎湧直怪四字。陰柔之美。要要於憂茹遠潔四字。惜余知其意。而不能竟其學。

【乙丑正月】嘗慕古文境之美者。約有八言。陽剛之美。曰雄直怪麗。陰柔之美。曰茹遠潔適。蓄之數年。而余未能發為文章。略得八美之一。以副斯志。是夜將此八言者。各作十六字贊之。至次日辰刻作畢。附錄如左。

雄 劃然軒昂。盡棄故常。跌宕頓挫。捫之有芒。

直 黃河千曲。其體仍直。山勢如龍。轉換無迹。

怪 奇趣橫生。人駭鬼眩。易玄山經。張韓並見。

麗青春大澤。萬卉初葩。詩騷之韻。班揚之華。如衆義輻輳。吞多吐少。幽獨咀含。不求共曉。遠九天俯視。下界聚蚊。寤寐周孔。落落寡羣。潔兒意陳言。類字盡變。慎爾宸衷。神人共監。適心境兩閒。無營無待。柳記歐跋。得大自在。丙寅正月。偶思古文古詩。最可學者。占八句云。詩之節。書之括。孟之烈。韓之越。馬之咽。莊之跌。陶之潔。杜之拙。

丁卯三月。離騷三百二十四句。誦畢。老年讀生書成誦。稍補少壯之缺陷。亦一樂也。

戊午十一月。九章惜往日。似偽作。當著論辨之。

辛亥五月。鄒陽獄中上梁王書。千古傳誦。余究不知其深處。太史公以鄒陽與魯仲連並列。余亦不知其所以相合之處。

己未九月。夜溫長楊賦。於古人行文之氣。似有所得。

丁卯正月。輿中讀上林賦千餘言。略能成誦。少時所深以為難者。老年乃頗能之。非聰明進於昔時。乃由稍知其節奏氣勢。與用意之所在。故略記之。

丁卯二月。余近年最好揚馬班張之賦。未能廻環朗誦。偶一誦讀。如逢古人。易於熟洽。但老年讀書。未必能久記耳。

【庚申四月】漢魏人作賦。一貴訓詁精確。一貴聲調鏗鏘。

【庚申三月】古文之道。與駢體相通。由徐庾而進於任沈。由任沈而進於潘陸。由潘陸而進於左思。由左思而進於班張。由班張而進於卿雲。韓退之之文。比卿雲更高一格。解學韓文。則可窺六經之闡奧矣。

【辛亥九月】二日內。始悟昌黎諸文。皆學書經。

【壬子】二日內。因讀辛劉詞。又大悟韓文之妙。實從子雲相如得來。

【壬子正月】二日內。覺於古文大有所得。乃悟韓文實從揚馬得來。而參以孔孟之義理。所以雄

視千古。

【己未九月】韓文柳州羅池廟碑。覺情韻不匱。聲調鏗鏘。乃文章第一妙境。情以生文。文亦以生情。文以引聲。聲亦足以引文。循環互發。油然而不能自已。庶漸漸可入佳境。

【庚申十月】閱韓文送高閑上人。所謂機應於心。不挫於物。姚氏以為韓公自道作文之旨。余謂機應於心。熟極之候也。莊子養生主之說也。不挫於物。自慊之候也。孟子養氣章之說也。不挫於物者。體也。道也。本也。機應於心者。用也。技也。末也。韓子之於文。技也。進乎道矣。

【辛酉二月】韓公周情孔思四字。非李漢知之極深。焉能道得出。為文者要須窺得此四字。乃為知本。

【癸亥十月】韓文誌傳中。有兩篇相配偶者。如曹成王韓宏兩篇為偶。柳子厚鄭羣兩篇為偶。張

署張徹兩篇為偶。推此而全集中。可以為偶者甚多。古人之文。可為偶者甚多。惜不能一一稱量而配合之耳。

間也。
[癸亥十一月]溫韓文數篇。若有所得。古之人不可及。全在行氣。如列子之御風。不在義理字句間也。

[庚申八月]柳子厚山水記。似有得於陶淵明沖淡之趣。文境最高。不易及。

[戊午十月]夜閱古賦識小錄。深有味於柳子厚之囚山篇。

[辛酉三月]姚公謂蘇氏學莊子。外篇之文。實則恢詭處。不逮遠甚。

[辛酉正月]蘇子由謂東坡晚年。以文章為鼓吹。真知文章中之樂境。余亦微知之。惜無寬閒歲月。竟其所學耳。

[己未六月]讀震川文數首。所謂風塵中得之一似嚼冰雪者。信為清潔而波瀾意度。猶嫌不足以發揮奇趣。

[辛未五月]閱震川古文。遂并翻其四書文。閱之。其渾灑流轉之氣。乃更勝於古文也。

[己巳三月]閱湯文正集。惟傳狀碑銘之類。不愜吾意。餘如語錄告諭書牘之屬。皆有誠意。扶正氣以行。學問本極淵博。講學又甚公允。不可及也。

[己巳正月]程伯敷出示洪稚存上成親王書。即嘉慶己未獲咎。發遣新疆者。當時直聲震於天下。今觀之。亦無甚觸忌諱之處。

【壬戌九月】閱梅伯言文集。歎其鑽研之久。工力之深。

【癸亥九月】至錢警石先生久談。得見其族兄衍石先生家書數十封。攜歸一閱。實嘉道間一碩儒也。

閱錢衍石先生與其弟警石先生家信。服其學問精博。機趣洋溢。

【癸卯三月】閱陳秋舫吳偉卿所作應制賦。氣勢流利。古不乖時。今不同弊。心賞其能。而自愧弗如也。

【戊辰七月】吳竹如文集。方存之代為編出者。計十二卷。粗閱數十葉。於儒釋朱陸之辨。剖晰最精。

【辛未六月】閱吳南屏梓湖文錄數十首。歎其少而能文。老而不倦。為不可及。

【辛酉九月】左季高信內。寄祭胡潤帥文稿一篇。情文并茂。殊為傑構。

【壬戌九月】馮敬亭名桂芬。寄校邨廬初稿二冊。共議四十二篇。粗讀數十篇。雖多難見之施行。然自是名儒之論。

【甲子】實蘭泉近作辨論十餘首。多閱歷之言。而文義未能入古。

【己未六月】與次青論古文之法。次青天分高。成就當未可量。

【壬戌】蔣琦齋所陳時政十二事。約計萬餘言。多可見之施行。文筆亦雅健暢達。末條請崇宋學。而抑漢學。似與各條不類。

【己未十一月】中甫在此。嘗談言梁文筆。所以不甚。嘗者。為在己之禁令太多。難於下筆耳。余勸其破除禁令。以條暢為主。凡辦事者。先貴數陳朗。毫也。

【乙丑五月】劉霞仙所作辦蔡專祺誣劾一疏。置身甚高。辭旨深厚。真名作也。

【乙丑八月】閱邸鈔中。見霞仙以本年覆奏一疏降調。如此名奏。議而反以獲譴。頗不可解。

【庚申四月】張康卿文。有王介甫之風。日進不已。可畏可愛。

【戊辰七月】閱張康卿近所為古文。喜其入古甚深。因為加圈批。

【庚午二月】石芸卿所作房山石經山訪碑記。亦偉觀也。

【己未六月】思白香山陸敬翁之襟懷澹宕。殊不可及。古文家胸懷雖淡泊。而筆下難於寫出。思一為之。以寫淡定之懷。古所謂一卷冰雪文者也。

【己未十一月】古文一事。平日自覺頗有心得。而握管之時。不克殫精極思。作成總不稱意。安得屏去萬事。酣睡旬日。神完意適。然後作文一首。以攄胸中奇趣。

【辛酉正月】余於古文一道。十分已得六七。而不能竭智畢力於此。匪特世務相擾。時有未閒。亦實志有未專也。此後精力雖衰。百事雖煩。仍當篤志斯文。以卒吾業。

【乙丑三月】久不作文。機軸甚生。心思銳。尚不能成篇。亦因見客太多。瑣事煩瑣。神志昏攪故也。昔年每作一文。輒數日不能成寐。不知老年何以轉無此病。豈反健於壯歲耶。抑用心未能銳入耶。

【丙寅三月】念生平稍致力於古文。思欲有所述作。今老憊而一無所成。深用自愧。

【庚午二月】與兒子一論所作之文。考據與筆力兩無可取。

【辛未五月】每一作文。未下筆之先。若有佳境。既下筆。則無一是處。由於平日用功浮泛。全無實際故事。

【己未六月】作孫芝房窮論序一首。約九百字。至三更始畢。老年作文。頗覺吃力。而機勢全不湊泊。總由少作太生之故耳。

【己未十一月】作莫猶人墓表。文筆平行。無復昔年傲岸勁折之氣。蓋老境日增耳。

【己未五月】思作金陵官紳昭忠祠碑。而不能成。遂竟日昏睡。如醉如痴。向來習態如此。而數十年因循。不肯苦學作文。至今已衰老。悔無及矣。

【己巳八月】作苗君墓志銘畢。細閱竟無一字是處。昔余終年不動筆作文。而自度能知古人之堂奧。以為將來為之。必有可觀。不料今年試作數首。乃無一合於古人義法。婉婉何極。

【己巳十月】作唐公墓志。覆視無一是處。乃知昔年自詡為知文。而曾不一動筆為之。不可恃也。天下事知得十分。不如行得七分。非閱歷何由大明哉。

【庚午正月】郭瑁銘辭作畢。全不合古人義法。深以為愧。

【庚午二月】思作江甯府學宮記。苦探力索。竟不能成一字。固屬衰憊之象。亦由昔年本無實學。故枯竭至此。深為歎愧。

作星圖公墓表。文成視之。無一當意之處。甚矣余思之鈍。學之淺。而精力之衰也。

【辛未八月】余前有信寄筠仙云。近世達官。無如余之荒陋者。頃筠仙信。力雪此言之誣。余自知甚明。豈有誣乎。

【壬戌五月】紀澤所作擬莊三首。頗能善談名理。亦略通訓詁奇字之學。

【戊辰四月】余昔年鈔古文。分氣勢識度。情韻味趣。為四屬。擬再鈔古近體詩。亦分為四屬。而別增一機神之屬。機者。無心遇之。偶然觸之。姚惜抱謂文王周公繫易象辭。又辭。其取象亦偶觸於其機。假令易一曰而為之。其機之所觸少變。則其辭之取象。亦少異矣。余嘗嘆為知言。神者。人功與天機相湊泊。如卜筮之有繇辭。如左傳諸史之有重譏。如佛書之有偈語。其義在可解不可解之間。古人有所託諷。如阮嗣宗之類。故作神語以亂其辭。唐人如太白之豪。少陵之雄。龍標之逸。昌谷之奇。及元白張王之樂府。亦往往多神到機到之語。即宋世名家之詩。亦皆人巧極而天工錯徑路絕。而風雲通。蓋必可與言機。可與言神。而後極詩之能事。余鈔書擬增此一種。與古文微稍有異同。

【壬子正月】是日思詩既選十八家矣。古文當選百篇。鈔置案頭。以為揣摩。因自為之記。曰為政十四門。為學十五書。鈔文一百首。鈔詩十八家。

【壬戌三月】余既鈔選十八家之詩。雖存他樂不請之懷。未免足以自封之陋。乃近日意思。尤為簡約。五古擬專讀陶淵明謝朓兩家。七古擬專讀韓愈蘇軾兩家。五律專讀杜甫。七律專讀黃庭

堅七絕專讀陸游。以一二家為主。而他家則參觀互證。庶幾用志不紛。然老境侵尋。亦只能長吟以自娛。不能抗手以人古矣。

【甲子二月】五言古詩有二種。最高之境。一種比興之體。始終不說出正意。始知頌人。但頌莊姜之美盛。而無子兆亂已在言外。太叔于田。但誇叔段之雄武。而耦國兆亂已在言外。曹阮陳張李杜。往往有之一種盛氣噴薄而出。跌蕩淋漓。曲折如意。不復知為有韻之文。曹鮑杜韓。往往有之。余解此二境。而未嘗一作此等詩。自愧亦自憾也。

【丙寅三月】夜閱陶公逕酒詩。為南宋鄱陽湯文清公漢所注。於陶公瘦詞微旨。盡得解釋。欣悅無已。

沒有

【辛未十二月】閱陶詩全部。取其太閒適者記出。將鈔一冊。合之杜韋白蘇陸五家之閒適詩。集成一集。以備朝夕詠誦。洗滌名利爭勝之心。

【辛酉十二月】閱文選雜擬。古人措詞之深秀。實非唐以後人所能及。特氣有騫翥駿邁者。亦有不盡然者。或不免為詞所累耳。若以顏謝鮑謝之辭。而運之以子雲退之之氣。豈不更可貴哉。

【戊辰四月】批校太白樂府。每日僅校二十首。或十餘首。蓋余於樂府向未用功。茲稍一指意。全無入處也。

【癸卯二月】日來讀杜詩。頗有小得。無事則心頭口頭。不離杜詩。雖細加咀嚙。而究有為人的意思。